

三三〇卷

農商省
圖書
第 冊
共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函架冊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10 |
| 冊數 | 30 (20) |
| 函號 | 280 53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魏書卷八十三下

明治十二年購求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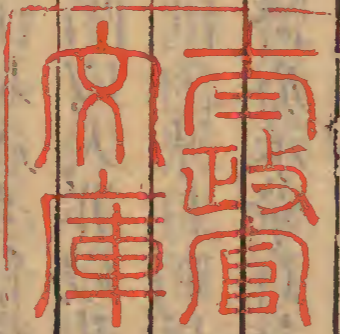
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

山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

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

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

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



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命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

門外廡下忽忿評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深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恚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瘠將至宿渥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

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子忠密欲除之
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兗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
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
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
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
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
外諸軍事太師太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无愉別將有功當
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
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
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
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人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
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
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
年立爲皇后二年入座秦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

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
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
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
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
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
議參軍父淵赫連伯馬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
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罪入掖庭生肅宗卽靈太后也肅宗踐阼
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
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其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
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屬宜出
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人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兄
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
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齋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宮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
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
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
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
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
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
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
孤立卽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
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
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
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
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
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

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
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
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
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
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十七人出家先是巫
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
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
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
此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
欲就祖父西塋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
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
陪塋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愔忽太

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從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基葬於太

上君墓左不得稱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白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歧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竇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父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父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諱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

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塋日百官會塋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冲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塋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幼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

輕薄無行余朱榮之死也武彧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
 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
 容黔首唯視戎馬之
 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
 存高才有德之流自
 疆蓬華鴻生碩儒之輩袍器晦已太祖初定
 中原雖日不暇給始
 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
 生員十有餘人天
 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

下可馬上取之不可
 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
 意在茲乎聖達經猷
 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
 先聖先師太宗世改
 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
 春別起太學于城東
 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
 人多砥尚儒林轉興
 顯祖太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六十人後
 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
 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二人學生六十人下
 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
 中改中書學為國子
 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及遷都洛邑詔立國
 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
 坐輿據鞍不忘講道
 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
 文史達其餘涉獵典
 章關歷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

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覺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
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
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旣平儒業
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
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

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
其知名者附例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
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
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卽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
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彌早卒

彌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
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

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初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涖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闕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髻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脣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詔及詩書雅替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

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
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宋本哉奇
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
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
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
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
各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
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
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于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推襲昭皇太后
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
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
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
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
吾不度來年冬李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
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
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暉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
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自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

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
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
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
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
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
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醪有
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
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自行殊途準
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

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
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並乎孔門之徒初亦
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
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
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
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
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
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
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
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
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
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闡遂爲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

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收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
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
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
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隋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
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
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
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
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
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
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夔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

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
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
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
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
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
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
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
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
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
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
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
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

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截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

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
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
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
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
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
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
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
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
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容
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
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
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
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離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跣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東脩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
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
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
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
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
險至誠高節埋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吳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

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
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
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
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抹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
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
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
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
入璇華官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
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
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

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
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
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誠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
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
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
騎常侍都督湘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耀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
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
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

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
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
經偏修鄭說陰陽圖韓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
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
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
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
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
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
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
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裹尸保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
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轎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救其子孫令奉雍遺青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

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不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友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開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

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
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開府
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
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惛每論諸經論輒託景
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
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
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
綜諸經後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
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
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
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

祭酒劉歛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
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
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蕭衍衍深軌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
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
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遇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余不以爲倦
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軼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
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

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覺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盜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

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勲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搃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剗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方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

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
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
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其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
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
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
用王義除禪應同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
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
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欽梁王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
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
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
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
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
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
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
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

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文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

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二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母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於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亦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表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詒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

離龍之目靈均逐楚若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
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
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
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
蹕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
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
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
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爲博洽
蠕蠕王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旣而每使朝貢辭
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
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

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
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
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
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
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
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關將之部朝賢
迭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二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

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

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實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啟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道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

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
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
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
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謔
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
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
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
謔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
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
列與監同行以黎擊按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

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
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
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
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
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
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
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
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
學早有才情蕭寶寅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閣
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

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昌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

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晷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人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旌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

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
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
是還員正光未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
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
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
四十匹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與與子
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
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
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
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
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

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
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
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
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
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
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
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余
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
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余朱兆入洛子昇懼禍
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
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
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

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凌顏轅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
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
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
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
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
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
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
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
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
以終致禍歟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
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
可握天網俱頽竝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
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此百士子可不務乎

太守傅燮使此谷所見其國王林頗有書卷卷乃是子昇文也
陰王顯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類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防
子昇足以凌顯傑謝會任此沈揚適彥作文論以為古今
皆員才道行流薄險忌唯那才王元景温子昇形影有德
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官
行客館受四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情難為
陪客元僅曰請人當實推子昇合陳辭子昇又慙呢乃權
及元僅劉思進前齊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乃使之作
之新貴類一焉非此後也其云維矩於百士千匹不怒乎
何對天醉則難並辭素以貫論林鞭其於可平其長可錄于
為貴醜固其宜也自繪矩於不入幾母常亦何須自發及其
史百曰古之人也貴者木林林益重言及尚存又成之以木各其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為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為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為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救留輕糝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

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合遣人買耜刃得剩六邦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乃還鄉葬焉

應弟昉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與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以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

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中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兒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羸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

忘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詣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倚氏
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
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
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
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
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窮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
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
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

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
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
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
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
是予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

閭

倉跋榮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艸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終

魏收書孝感傳亡唯張昇于山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關官五傳叙曰并傳與正史及諸書山叙前後不同惟揚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也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山為據故同之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終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

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之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工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備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蟻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入和龍入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
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
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
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
載及亡又衰經斂耐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
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
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
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
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

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
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
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
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
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
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
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王升遐安
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
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

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
衆寡不敵遂禽曠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
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
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
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
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
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
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
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業北羅本在石之中兵勝之
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曠目厲聲責之

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
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
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
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
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如
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
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
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
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

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肱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奠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駒城歸欵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

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蓋州刺史郟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欵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

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被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塲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其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罷侯置...年永...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俗但廉平常迹擊...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沈浮叔季...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為之...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遺黎未純擁節...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而貪虐未悛亦由編...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寬政遂往...和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俗之美浮虎...以著良吏云...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
 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符姚盜器秦隴遂使三
 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
 今中上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
 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
 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
 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
 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
 之其治為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
 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
 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 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之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

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有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

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郟城鎮村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

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

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

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譏之弟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

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

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法曹行參軍魏愛其才學

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

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

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旣才

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日深著稱績頗爲左僕射源懷引

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成允。遷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人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思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京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

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為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為文乎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

宣州鎮威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閩慶亂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
年饑饉慶亂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
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亂自蒞此郡惠政有聞
又能自以已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
以屬彼貧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
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賞靈
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原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
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
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
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

濁故分臣旣屬聖明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
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
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後命前驅拓定吳會官
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
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
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
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
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
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
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乎之何患不得乎遠也亮乃陳謝
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
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

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植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救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蓋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陞男賞帛五百匹數口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

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氏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將軍陰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敕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

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化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化容貌魁偉曠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遷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

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欵化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化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禮諸子皆遵行之化性剛直不好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詎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

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
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余朱榮
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
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
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
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
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爲主南赴洛陽至
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
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暉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又釋奠開講瑗與
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
並爲擿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

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
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
王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
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
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
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
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
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
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遷澆
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
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
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

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為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為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為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為與殺謂王為讎當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一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

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棋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後談者元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為大井下走頑蔽所能上溯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

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甚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甚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譏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

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社弟子也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史踟躕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膾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典謠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冬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熙

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豔執刺史元疑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豔以淑行武邑郡未幾余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終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終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

及古別 卷八

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且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羗奴王命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勅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爭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

公以北平陽尼

領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

罰酷濫受納貨

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

臣宜詔責之遂

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

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

軍賜爵安陽男

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

以宗人潛相餽

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

乃改名洪之及

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

崩詔太后問其

親因言洪之爲兒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

珍之等手以付

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

與洪之相見叙

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

守進爵任城侯

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

悍數爲劫害長

史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

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
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
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罵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
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
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
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
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
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
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問撫其妻子問其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初洪之徵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
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
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
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
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
鑷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賊狼藉又以
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
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
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逼遶家庭
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
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
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

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
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
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
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脩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
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
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
喪允爲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
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請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
子及新製衣冠高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
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
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

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
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僦騾馬將從百
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疆相徵求旬月之間縑
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
妻明氏家在齊州舅弟舅甥其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
甚多貪酷之習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白州來朝會有赦宥遵
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請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
遷卻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慝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
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
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
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
因言次申啟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

寬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穢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資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入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掩捺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正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

其靈立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

怒之以擊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

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

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

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

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

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不妻恃不親貴自許詣不申訴求

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

羞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

索不果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

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

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詔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

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川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復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龔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絜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

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特節領步騎萬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雄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迷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

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
社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
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
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
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
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
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
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
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
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

官无贓汚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
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婢啗吝破葦侵盜公私
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
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水婦人暹令飲
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
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及詔暹爲都
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
以女妓園田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
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
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
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動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
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
河南尹尋卽真肅宗以沃野懷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
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咸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
侍郎與都督李崇籌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
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
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
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
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
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
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

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
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
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
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
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
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
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備隕異途皆斃各其
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其德以自來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其德不以德休不以德休夫哉矣

魏書卷九十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賈逵

馮亮

李謐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
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
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
弘道匡俗庶民可得而小不
雖刀之末競八成羣而能冥
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

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
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
可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
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

西川生鳳皇
氏國定南唐

錄睦夸等為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通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笑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莫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輪

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

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詣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叩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丘墟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卒葬曰赴會者如市無子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襄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松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

待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
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
道人王啟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
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
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
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開居佛
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
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
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
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
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
屍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
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
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
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
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
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
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
乘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
馬疾世宗救以馬輿送令還
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
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

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
衣服如本惟風吹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
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
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
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
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
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
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
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

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紛競與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力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紛互相倚據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右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願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

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

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

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之突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不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之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宸以朝諸侯之處而之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

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尊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亘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

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畢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

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之說一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借借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于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虛言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垂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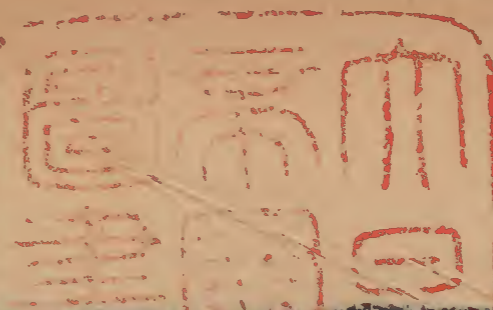
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通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
官四十五大書曰竊見故處士之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
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
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禪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
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
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
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
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擁書萬卷
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幃杜門却掃乘疋營書手自刪削卷無
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之曙盛暑通宵
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天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
足爲喻謚嘗詣故大常卿劉上高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

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尹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
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就學
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術謂其
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
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黃五木焉李謚以此負朝廷耳
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音矜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
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祜善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
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
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
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
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吳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

及古制

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
毋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
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夔訪實以聞會
寶夔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
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
無私者也睦夸輩忘懷纓冕
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
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
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
純德孰能至於此哉



齊書
齊書

魏書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魏書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德論

魏書卷九十

